張湛注

列子

世界書局印行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眞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詩照反）游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報反）集文籍先并（卑政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丁丈反）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賫（音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覲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鴆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列子目錄

列子卷一

晉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音布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非自隱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年饑 將嫁於衞。自家而出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莫候反 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之形也 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 有化今存亡變改也 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 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蹔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不化者往復。音服後不音者倣此 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齊物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主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識忍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故生

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羣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見賢遍反注同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故曰渾淪。渾音魂淪音論下同 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離力智反去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易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 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沖和氣者爲人。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

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羣生俾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爲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待無以生事而爲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衞。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音蹇拔也 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此過古臥反

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鼃，爲䶂。亭見墨子得水爲㡭。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蛙蠙之衣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屯高潔處也則爲陵舃。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舃得鬱棲。則爲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鴝音衢掇。丁括反鴝掇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許兮反若酒上蠛蠓也下同頤輅。上怡下路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音呪頤輅黃軦皆蟲名食醯黃軦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也九猷生乎瞀茂謀二音芮。音蚋小蟲也瞀芮生乎腐音歡蠸。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說文作粦又作燐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爲燐也音吝人血之爲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音俞之爲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爲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上蟬下袁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䁱。純雄其名穉古稚字蜂。司馬彪云稚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䁱龜鼉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旣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

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溼。此因蒸潤而生 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 羊奚比乎不筍。音毗 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自從鼃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 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也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

(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眞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蹔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下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

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憂歡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盡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 睾音皐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歷形如鼎又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壙壟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愼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徼音叫也。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名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

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 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丘呂反注同〇以生死爲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事之破䃣。音毀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 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 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日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 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 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 閒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愈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 曰。天積氣耳。亡處

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堅然之實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音此蹈。徒到反四字皆踐蹋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

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彊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彊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然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作攘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普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

東郭先生聞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卽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音刃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爲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卽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卽天地之一理身卽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二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喜耳) 養正命。(正當爲性) 娛耳目。供鼻口。燋(音焦)然肌(本又作顏色)色皯(古旱反)黣。(音每諸書無此字) 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 竭聰明。進(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 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 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音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 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音奄)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居豈反)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養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其國無帥(所類反)長。(丁丈反帥長首主也) 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 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疏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 無傷痛。指擿(音倜搔也) 無痟癢。(餘兩反痟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痟酸削也說文云痟疼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痟癢酸痟也義見周官) 乘

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五蓋反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暁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爲遐百姓號戶刀反之二百餘年不輟。

列姑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上字讀爲傑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偎烏恢反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愛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審也○偎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偎仙聖爲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愨爲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蹇去言反○愆蹇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轡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舍。因閒閒音閑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載則一本作章戴

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尹生名章戴）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胷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縱放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爲念無言爲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爲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猒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眞卽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愼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 姬。姬音居 魚語 魚當作吾語魚據反 女。音汝 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 于萬反 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則物之造 音作賦作反注同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旣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旣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卽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 而 於虔反 得爲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 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眞其氣 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郤音隙閑也 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反 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醉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遌 音忤遇也一本作遻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於鑿頡迕莊子亦作遻 物而不慴。慴之涉反○向秀曰遇而不恐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列禦寇爲 丁僞反 伯昏瞀 莫候反下並同 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窮鏑 措杯 必同反 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 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曰象人 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

(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昏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瞀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丑律反)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扁，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音鄙。圮，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藉也)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悉薦反)窘(奇隕反，困也)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反)畚(音本，蕢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奴葦反。方言云：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眲。眲，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攩(攩，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攩。又音晃。搥打也)撆(撆，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搏曰撆。又扶畢反，推擊也)挨(烏駭反，推也)抌，(抌，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攩音晃，撆音扶閉，挨音烏待，抌音都感切)亡(亡音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丹，盡也)憊(蒲介反，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

高臺。於衆中漫(莫旰反欺也)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鳥)揚(餘亮反猶颺物從風也)於地。骪(音肌)骨無䃣。(音毀)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又反)指河曲之淫(音深)隈(烏恢反水曲也一本作隅)曰。彼中有寶珠。泳(音詠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昉分兩反或云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

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 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僞反 食音飼下食虎同 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尾孳尾牡牝相生也 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逝 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圉魚呂反姓毛名丘園 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于僞反 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一本作決之 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豫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 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下同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曰游 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術也注同 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所六反莊子作便 操之者也。謖起也向秀曰能鶩沒之人也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譆音衣與譩同歎聲也 吾與若玩五貫反習也 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爲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亡水則無矜畏之心 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閑暇也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藉物探而取之亦曰藏彄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彄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因名爲藏鉤也彄日侯反莊子作摳者巧。以鉤銀鉤爲之摳者憚。待旰反 以黃金摳者惽。惽音昏方言迷瞀也○互有所投者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拙內。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 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爲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 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爲蹈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音拯 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 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洄伏而涌出者汩也偕出。齎汩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禹反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音條一本作蜩蟬也猶掇都括反拾也

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占累反)垸(音丸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殊○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駒。(橛本或作撅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本也李頤云橛豎也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曰橛株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空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呼報反)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丘呂反)言。至為無為。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言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詳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水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趙襄子率(所律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政曰狩)藉(在夜反)芿(芿而證反在下曰藉草不翦曰芿)燔(燔音煩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反)上(時掌反)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

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刳音枯）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彊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閡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遊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偕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塗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余）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作亢音同）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悉亮反）汝。（向秀曰无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

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譆音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司馬云氣如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乎不誫（音震）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愼注淮南子云踵機發不旋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幾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向秀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鯢音倪）旋（旋音桓云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盤同之盤今作潘恐寫之誤）爲淵。止水之潘爲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眞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流水之潘爲淵。濫（濫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爲淵。沃（沃烏僕反水泉從上溜下也）水之潘爲淵。氿（音軌水泉從旁出也）水之潘爲淵。雍（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爲淵。汧（音牽水之流行也）水之潘爲淵。肥（水所出異爲肥也）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

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於危反移。委移至順之貌○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為茅音頹靡。崔譔云遜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頹靡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為于僞反其妻爨。爨七玩反○向秀曰遺恥辱食食音飼下同豨虛豈反楚人呼豬作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雕琢詩兗反一本作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眞朴則外事去矣份音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眞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已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音牒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齏子西反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食音飼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己。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

不自顯曜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矜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屨九遇反關西呼履謂之屨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豎也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本作儐導也必忍反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從不皆相啓悟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涫音管莊子作盥漱漱音瘦巾櫛。櫛莊乙反脫屨本作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反而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裊錦貧人煬竈口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音戈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己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衆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皆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粥（余六反）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

見疏矣。庖犧氏女媧 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 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而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頞解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 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 音冀 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蒲板反 泉之野。帥 音率 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 鶡一本作鶚 鷹鳶爲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鬬者也 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 戶剛反 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 音朔 解六畜 許又反 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鸞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遍萬塗因事偏達傳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

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脣) 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芧栗也) 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姓紀名渻或作消) 子爲(于僞反) 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接晤之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逆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惠盎(阿浪反○惠盎惠施之族) 見(賢遍反) 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七亦反)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下同) 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虞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三

周穆王第三（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爲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爲眞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硋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羶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媌音茅）靡曼者。（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笄首飾珥瑱也）衣（於既反）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曳音裔）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音墟○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

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淸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蘇樵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閒音閑恒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疑蹔亡。彼之與此俱非眞物習其常存疑其蹔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䮾古騮字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𣿰。史記曰造父爲穆王得驊騮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璞注云皆毛色以爲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爲八駿○𣿰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爲御。𦩍音泰象作[illegible]冏冏音丙石經作冏字林云隱作西○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爲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余反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

天（郭璞云柏天人姓名）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竹用反）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實證反）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爲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乎音嗚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辯）後世其追數（色句反責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豈）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爲登假（假音遐）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憒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

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音絞顧野王讀作飜交）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爲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萬物蒸躁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當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爲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覺音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爲。（爲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蘁音愕）夢。（周官注云蘁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爲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焫如悅反火性猛烈遇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卽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豈）虛語哉。（眞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卽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

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
(分半也) 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
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
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吾南反)囈(囈音詣啽囈呻吟並寐語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
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
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 鄭
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
中。覆之以蕉。(與樵同) 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
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
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
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
者之歸。不厭(厭音魘又於豔反) 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
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 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
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
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胡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蓍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慝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疢病結於府藏疢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盡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秦人逢逢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　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燕人生於燕。長張丈反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反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音泫胡犬胡絹二反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禁音金　同行者啞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紿紿音待欺也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旣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列子卷四

仲尼第四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閒音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嘗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絃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孔子愀七小反然有閒愀然變色少時 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閒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與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知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反 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閡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

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爲樂亦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居宗體備故能無爲而無不爲也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卽而不去爲而不恃物自全矣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闚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爲其稱讚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 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 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 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唯癸反）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爲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爲荅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爲之極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爲道無譽爲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丘疑其

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莊猶矜）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莫候反）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反）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悅）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䰰焉。（䰰片各反字書作欺䰰人面醜也䰰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䰰上人也一說云欺顏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閒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

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郎戶反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偶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衎衎然若專直而在一本作存 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尙勝也 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盡 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縱 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盡 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

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無蹔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步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眡音視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游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龍叔謂文摯曰。（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

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背音佩 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存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 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此此誤生者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內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目將眇者先睹 睹音覩 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 而銳反 飛。口將爽者先辨淄 淄音緇 澠。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 僵音姜 者先亟 去吏反 奔佚。佚音奔逸僵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望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論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强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 鄭之圃澤 圃田也在中牟縣 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

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過音戈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于僞反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蜃也又國語云罹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柵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無事焉荀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荅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反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之舌反春螽螽音終一曰蝗也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 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 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 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團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也。下同 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堋

（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薄江反）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衞之箭。（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衞之苑多竹篠）（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衞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眶音匡）不睫。（本作䀹目瞬也下同䀹且洽反）矢隧（隧音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盧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患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眞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甚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儒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芒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輿）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知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 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 之鳴 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弁往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一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 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詣故遜辭告退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 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順水而動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 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爲 發無知何能

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卷五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問於夏革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革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答然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眞極眞盡矣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眞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知是閒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鈆北祝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閒則是是矣故大小相含。無窮

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嘗推耳 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閒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爲一宅萬物爲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刳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爲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濁以何免之乎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 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鼇巨龜也 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閒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爲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潦音老 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 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 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閭 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卽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

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注同）焉。（兩山閒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閒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略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蔕）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與隅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爲之使也）使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迭爲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算計也）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蝨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子禁反）減龍伯之國使阸。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版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僬音焦僥音堯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與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荊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爲春落葉爲秋）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一名櫄）者。以八

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欻生之芝生於朝。
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蠓蠓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
莊子云窮髮有溟海者。十洲記云水黑色謂溟海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
鯨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鯤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
訴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彌正反與銘同之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
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閒生麽蟲。麽細也亡果反字書云麽小也
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
方晝拭眥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䚫除倚反俞古之聰耳人
師曠。方夜擿音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䚫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綠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
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隴泉郡同齋三月。心死
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普耕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
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山海經曰荊山多橘柚櫾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櫾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
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爲枳鸜鵒不
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武巾反則死矣。酈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爲沇音兗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
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岷同武巾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經蜀郡東北經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

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辭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穆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 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大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 韓詩外傳云懲苦也 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僉也 其妻獻疑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 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 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 胡可反 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 音本籠也 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 有遺男始齔。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毀齒謂之齔 跳 音調躍也或作跳誤也 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

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爲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夸口花反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音昔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爲曠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域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擔甀。直爲反甔甀謂瓦鉼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甫悶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知車輪許大濆沸湧出其深無底名

曰瀵○山頂之泉曰瀵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 經營一國。亡音無下同 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死也 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儕士皆反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 阜盛也 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昌兩反 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 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 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豈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駮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 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 北國之人鞨。鞨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幧頭也帕又作鞨又作幞帕七八反幧七消反 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愼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

貊相似加一學之於永不學之於焉也越之東有輒木又康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本作談人之國。其親戚死。㓟音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都豆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滄涼鼂音潮涼涼。字林云涼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玄相起予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音亡箴爲鉤。荆篠本作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鰥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反子之弋也。蒲且子古

（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勃海鄚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匏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柱指謂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

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冰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弁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亡以加之。（亡音無）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音戈）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善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發猶遣也 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己無異 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音奄山。日入之所 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當作進 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 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 穆王驚視之，趨音趍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駈音反曲頭也又五感反顉猶搖頭也 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音舜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

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袪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淩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釐墨翟弟子也　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音毛　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食亦反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端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矢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淮南子曰中國歃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慎云剋臂出血也契所甲反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敘其道也此一

(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諭也)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纔得安脚)計步而置。(疏密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

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上音芒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鷇音寇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音陁或音拖一本作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衞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衞。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鹽）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之閒。（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黏）子。來丹知劍之不能殺。

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錕鋙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六

力命第六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僞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矯天眞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衞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

人子利。朕衣則裋（音豎）褐。（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愼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䙝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裋褕有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倞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粢（卽夷反）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粢米不碎史記曰隸平食糲粢孟康云麥糧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麤舂粟麥爲粢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音麗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丘羽反本或作踽字林云疏行貌）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公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茙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茙菽謂之荏菽卽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茙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卽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

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後揚朱篇音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攖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竝潁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竝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本作邵）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子）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擧。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臨之。不然將攻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于況反）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說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高國。齊之世族）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 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 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 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愧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 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

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操七刀反 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 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遇得當年之歡肆於一已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 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肆一已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感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 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感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顧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顧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 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顧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 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爲 將之迎之。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已同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

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音志）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

皆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下同）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墨尿（音眉方言墨尿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目尿作獃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眞性故也○尿勑夷反）單（音戰）至（音窒）嘽（齒然反）咺（鄭玄注禮記云咺寬綽貌說文云咺寬閑心腹貌咺許爰反）憋（妨滅反）懯。（音敷此皆獸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魚略反）斫（音鹵婩斫容止峭巖也字林云婩齊也斫齒略反）便（房連反）辟。（婢亦反便辟恭敬大過也○婩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據反）術。自以巧之微也。㺔（苦交反）㤉（口家反阮孝緒云惡㤉伏態貌○惡口交反）情露。（無所隱蔽）謇（音蹇）極（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言謇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或作極瘂皆非也）凌誶。（凌誶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誶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誶音碎比皆反誶謫譏辯給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莫典反）娗（音殄方言眠娗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嗤弄也）諈（止累反）諉。（如僞反○鈍𡚱也爾雅云諈諉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諈諉也）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謫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

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俛俛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俏音肖俏似也成也。初非成也。俛俛敗也。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俏。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阪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陟沖反半也下同或陟仲反非也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步郡反流蕩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棧士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

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七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蹔聚一物之蹔靈蹔聚者終散蹔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爲關鍵用禮教爲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夫事爲無已故情無猒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因僞以求眞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收聚也則己施。始豉反此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爲善不以爲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也爲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不僞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僞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

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 音教 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 亡音無 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 一本猒作饜音同 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愼 一本作順 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 何以异哉。异異也古字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爲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 一本作觀〇爲善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 爲惡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爲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楊朱曰。伯夷非亡 音無 欲。矜清之郵。 音尤 以放餓死。 守餓至死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撼）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閼塞）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顫與羶字同。須延反。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反）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任情極性。窮歡盡娛）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

晏平仲曰。旣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子產 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 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 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密反 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音烏果切媠音奴坐反 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屏上聲 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足卽具反益也 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 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誂相誘也誂大了反 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 本作造七到反 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 音閑 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

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亭行多端選〕所好而爲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娛樂邀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死者〕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爲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眞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

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本作往 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蹔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 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烽踐一本作蹈 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 舍音捨 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荅對也 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 魚據切 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 音短 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 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 古沃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 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 古本反禹父名本又作鮌 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 音戈 門不

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

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知字又音誌下同）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盡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遙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曾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

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爲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爲位。出意求遍四爲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𦜕急。筋節急也或作臄𦜕上音權下區位反𦜕躧筋急貌曰𦜕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痛一結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房未反縕黂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黂亂麻僅以過冬。曁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枲胡枲也蒼頡篇云葈耳也一名蒼耳枲俗音此葈思上聲芹萍爾雅云苹蓱也又苹蘋蕭也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蜇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蜇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效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

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列子卷八

說符第八（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荅列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下孟反）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耶）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王。（于況反）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違理而得利未之有）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洛反量也）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于僞反）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

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爲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猒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專已知則物願爲已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卽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爲于僞反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反莖柯。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呼報反）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一本作遇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衞。以法干衞侯。衞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閒。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

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靜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意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若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此若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蒲浪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

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爲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濡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爲無爲。（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辭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爲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杓許愼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力也招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爲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爲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爲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得爲攻之母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符傳出入爲闌應劭曰闌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游者也疑蘭與闌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闌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音燭其脛。音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狹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値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

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張丈反）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亡爾反）轍。（迹也一本作徹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纆薪菜者。（負索薪菜蓋賤役者）有九方皋。此（一本作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已）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皋）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知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驪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與麄同）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皋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 五勞反楚大夫也 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惡烏路反 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 紀力反急也 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音機祥也又音畿信鬼神與禨祥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舍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 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貲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 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弈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

（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畟音則）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爲句食亦反）明瓊張中。（丁仲反）反（音翻）兩擒（他臘反）魚。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裴駰曰報采獲魚也擒字案眞經本或作魚窯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也獵反今本云擒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音隻）墜（音隊）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下同）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澆飯也）以餔（音哺）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音熙）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一口反）之。不出。喀喀（音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一本作芡）冬日則食橡（音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

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救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

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愼爲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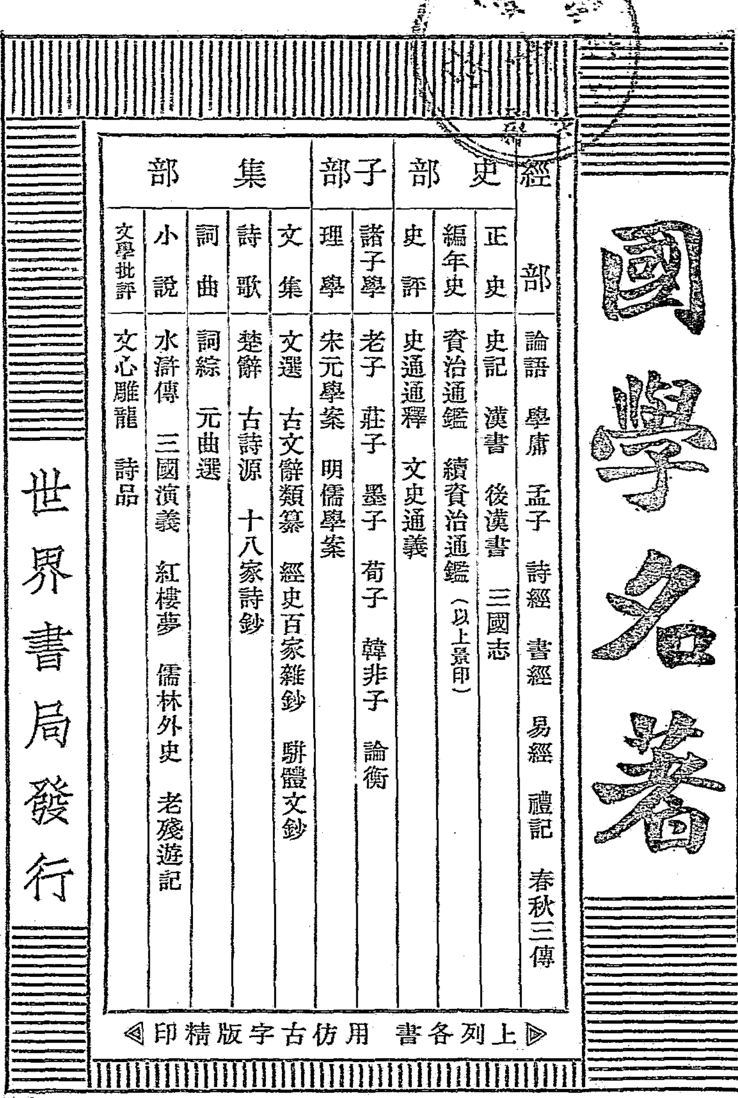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衞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喩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

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竝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子臘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踐可疑之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二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惑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一音張劣反許愼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錣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直略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埳。埳音坎頭抵丁禮反植

本。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從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國學名著
經部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史部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子部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理學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集部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上列各書用仿古字版精印◁
世界書局發行

(362)24.8.8.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十八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世界書局（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世界書局（上海及各省）

冊次	書目	價
第一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價洋二元四角
第二冊	荀子集解	價洋八角
第三冊	老子本義　老子注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列子注	價洋三元
第四冊	墨子閒詁　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管子評傳　管子校正　商君評傳　商君書　慎子　韓非子集解	價洋三元
第六冊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價洋二元四角
第七冊	淮南子　新語　法言　論衡　申鑒	價洋二元
第八冊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價洋二元四角